

# 语言分析中的“拟人隐喻”鉴定 ——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否 为“拟人隐喻”说起<sup>1</sup>

尹洪波

**摘要:** 有文章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拟人隐喻”, 而且用“personification”来对译。本文指出: i) 用“personification”一词来对译“拟人隐喻”, 扞格难通; ii)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能是拟人, 因为它缺少构成拟人的核心要素“拟辞”; iii) “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不可能是隐喻, 因为无论从中国传统修辞学的角度看, 还是从西方隐喻理论的角度看, 它既不具备隐喻的形式特征, 也不具备隐喻的语义基础; iv) 拟人一定是隐喻, 隐喻未必是拟人; 一个表达式如果不是隐喻, 那么一定不是拟人。这也可以证明“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能是拟人, 因为它不是隐喻。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 拟人; 隐喻

**作者:** 尹洪波, 副教授, 北京外国语大学语言研究所。研究方向: 理论语言学。邮箱: hongboying@126.com

**Title:** Identification of “Personificational Metaphor” in Language Analysis: Is the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 “Personificational Metaphor”?

**Abstract:** Wen Qiufang holds the view that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is a “personificational metaphor”, which is the premise of her argument, and is translated by “personification”. This paper will show that the use of “personification” to translate “personificational metaphor” is like putting the donkey’s lip onto the horse’s mouth,

1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否定与几个相关范畴的互动研究”(批准号: 15BYY132) 经费的支持。本文写作过程中, 笔者与首都师范大学张云秋教授等学者, 就有关问题, 尤其是拟人与隐喻的关系问题, 作了非常深入的讨论, 受益匪浅, 在此谨致谢忱。文中舛讹概由笔者负责。

an unreasonable usage. And the reasons for this assertion are listed as follows: (i) The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cannot be a personification as it lacks the core elements of personification, that is personified predicate. Then (ii) nor can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be a metaphor because it has neither the formal features nor the semantic basis of a metaphor. And this is the case from both the traditional rhetoric perspective in China or the perspective of Western metaphor theory. Finally (iii) personification must be metaphor, but metaphor may not be personification. If an expression is not a metaphor, then it cannot be a personification. This also helps to prove that the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can't be a personification, because it is not a metaphor.

**Keywords:** the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personification; metaphor

**Author:** Yin Hongbo is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t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China. His research is focused on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Email: hongboyin@126.com

## 一、问题的提出

有学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拟人隐喻”。<sup>2</sup>然而，修辞学常识告诉我们，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拟人隐喻，很难站得住。为什么说很难站得住？本文将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论证：

(i) 用 personification 对译“拟人隐喻”扞格难通；(ii) 为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拟人；(iii) 为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隐喻；(iv) 拟人与隐喻是什么关系。

## 二、用 personification 对译“拟人隐喻”扞格难通

根据传统的修辞学理论，拟人是一种修辞格，其英文名称是 personification；隐喻也是一种修辞格，其英文名称是 metaphor。但是，“拟人隐喻”到底指什么？令人困惑。难道是新发现或创

2 文秋芳：《拟人隐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人际和语篇功能——评析习近平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的演讲》，《外语学刊》，2017年第3期，第1-6页。

造的一种修辞格？果真如此，按照学术规范，作者应该对“拟人隐喻”的含义有个基本的交代才是。实际上，找遍全文，也找不到任何解释。然而，通过对照中英文摘要和关键词，我们发现：文秋芳所说的“拟人隐喻”其相应的英文清清楚楚、堂而皇之地摆在那里，竟然是 personification。<sup>3</sup> 英文的 personification 一词，就是汉语的“拟人”，这是毋庸置疑的。用 personification 对译“拟人隐喻”，圆凿方枘，扞格难通。如果非要使用“拟人隐喻”这一令人费解的术语，其相应的英文也应该是“personificational metaphor”。

###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拟人

根据语言研究的常识，看某个表达式是不是拟人，应该结合形式和意义两个方面加以判定。从意义上看，拟人是比拟的一种，就是把物当作人，赋予物以人的言行或思想感情。<sup>4</sup> 从形式上看，通常情况下，拟人必须具备三个构成要素。一是本体，即被比拟的事物；本体通常为体词性成分；二是拟辞，即用来描述本体的语词，是对本体的述谓；拟辞是构成拟人的核心要素；拟辞通常是谓词性成分。三是拟体，拟体是用来比拟本体的；所有的拟人，拟体都是人；拟体蕴涵于拟辞之中，在表层结构中并不出现。因此，从表层形式看，拟人这种修辞格，只有本体和拟辞两部分组成，可以形式化为：本体 + 拟辞。例如：

- (1) 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  
(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3 同1，第1-6页。

4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6年，第117页；王希杰：《汉语修辞学》（第三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403页；黄伯荣和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增订六版，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195页；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主编：《现代汉语》（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476-477页。

(2)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王之涣《出塞》)

(3)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闻一多《死水》)

例(1)中，本体“油蛉”和“蟋蟀们”都是昆虫，拟辞是“低唱”和“弹琴”，是对“油蛉”和“蟋蟀们”的述谓。作为拟体的人在表层形式中并没有出现，而是蕴涵于拟辞“低唱”和“弹琴”之中。例(2)“羌笛”为本体，被赋予了“人”的情感“怨”，拟辞“怨杨柳”是对“羌笛”的述谓。作为拟体的人在表层形式中并没有出现，而是蕴涵于拟辞“怨杨柳”之中。例(3)的本体是抽象的概念“丑恶”，拟辞“开垦”是对“丑恶”的述谓。作为拟体的人在表层形式中并没有出现，而是蕴涵于拟辞“开垦”之中。如果我们把上述三例的拟辞部分拿掉，不仅不再是拟人，而且语法不通，句意也残缺不全。

总之，拟辞是构成拟人的核心要素，是拟人的语用价值的载体，没有拟辞，一定构不成拟人。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共同体”是指人们在共同条件下结成的集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由“人类”“命运”“共同体”三个名词组合而成的向心结构，其核心是“共同体”。综合起来，“人类命运共同体”仍然是一个名词性的偏正短语，结合当下的语境，其整体的意义是“人类所结成的具有相同命运的集体”。如果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使用的修辞格是拟人，那么我们必须回答：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构成拟人的核心要素的拟辞是什么？拟体又是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孤零零的名词短语，是体词性成分，其中根本就不存在拟辞。也就是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缺少构成拟人的核心要素，根本就无法构成拟人。

####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隐喻

文学、语言学、认知科学等学科，讨论隐喻的文献汗牛充栋。何为隐喻？学界的看法还是比较一致的。隐喻，是比喻的一种，在中国传统的修辞学理论中，大多称之为暗喻，与明喻相对待。<sup>5</sup>某个表达式是否是隐喻，根据语言研究常识，应该从形式和意义两个方面来判定。

#####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具备隐喻的形式

隐喻有其自身特定的形式或语法格式。我们首先看看中国传统的修辞学理论关于隐喻的形式的论述。陈望道指出：“隐喻的形式是‘甲就是乙’”。<sup>6</sup>成伟钧、唐仲扬、向宏业指出：“暗喻的基本表达格式是：本体+‘是’+类喻词+喻体。即甲是乙。”<sup>7</sup>王希杰指出：“暗喻常常用‘是、做、为、变为、变成、等于、当作是’等词语来连接本体和喻体。”<sup>8</sup>黄伯荣、廖序东认为：“暗喻虽然不用‘像、如’一类的喻词，实际上比起明喻来，本体和喻体的关系更为紧密。<sup>9</sup>这种比喻直接指出本体就是（或成为）喻体，所以相似点也得到了更多的强调。”

由以上论述可见，在中国传统的修辞学理论中，隐喻的形式或语法格式是：A是B。显然，“人类命运共同体”根本就不具备隐

5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6年，第77页；成伟钧、唐仲扬、向宏业主编：《修辞通鉴》，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第363页；王希杰：《汉语修辞学》（第三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90-391页；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增订六版，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191-192页；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主编：《现代汉语》（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473-474页；李庆荣：《现代汉语使用修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1页；陈汝东：《当代汉语修辞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8页。

6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6年，第77页。

7 成伟钧、唐仲扬、向宏业主编：《修辞通鉴》，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第363页。

8 王希杰：《汉语修辞学》（第三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90-391页。

9 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增订六版，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191-192页。

喻的形式特征。

为了论证的严密，我们再看看西方语言学界关于隐喻的形式或语法格式的论述。据我们所掌握的文献资料，在西方语言学界，有关隐喻的形式，最为全面深入的论述大概就是 Tirrel 了。Tirrel 在 Christine 的基础上，依据语法形式，归纳区分出英语里六种类型的隐喻：1) 简单相等，形式是“A is B”，例如“Juliet is the sun”（朱丽叶是太阳）；2) 纯述谓，形式是“A is F”，例如“Juliet is brilliant”（朱丽叶光彩夺目）；3) 类别述谓，形式是“A is a K”，例如“Man is a wolf”（男人是狼）；4) 替换隐喻，“用字面上不合适的词项替换合适的词项而形成”，例如，在卡明斯（Cummings）的诗句“pity this busy monster, man unkind”中的“monster”；5) 名词函项隐喻<sup>10</sup>，形式是“the B of A”，例如“A commitment to empiricism lies at the heart of my theory”（对经验主义的执着追求是我理论的核心）；6) 动词函项隐喻，形式是“The A Xes”，其中的 X 常常为 B 发出的动作<sup>11</sup>。例如“When the green woods laugh with the voice of joy”。

以上是 Tirrel 所总结出来的隐喻的六种形式。在这六种形式中，前三种形式 1)、2) 和 3)，也就是中国传统修辞学理论中所说的隐喻的形式，即“X 是 Y”。显然，“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这三种形式。“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不是 4)、5) 和 6) 中的一种呢？我们先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不是 6)。6) 这种形式，要求必须出现某种动作，比如该种形式后面配备的英文例句中的“laugh”（笑）。实际上，这种形式的隐喻就是我们汉语里所说的拟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名词词组，其中没有任何动词，没有任何动作，当然不是 6) 这种形式。我们再看“人类命运

10 Tirrel Lynne: Reductive and nonreductive simile theories of metaphor. *Journal of Philosophy* 88(7), 1991, pp.337-358. 此种语法形式的隐喻，英文名称为“noun-function metaphors”。黄华新、徐慈华等（2009）译为“名词功能隐喻”，本文没有采用，另译为“名词函项隐喻”。

11 此种语法形式的隐喻，英文名称为“verb-function metaphors”，黄华新、徐慈华等（2009）译为“动词功能隐喻”，本文没有采用，另译为“动词函项隐喻”。Tirrell（1991）把此种隐喻的语法形式表示为“The A Xes”，Steinhart（2001: 31）则把这种形式改写为“A Vs B”（其中 V 是一个动词，A 在字面上不能做这一动作，或字面上不能对 B 做这样的动作）。二者实质上是一致的，但后者更为清晰显豁。

共同体”是不是5)。5)这种形式“the B of A”，是英语中的一种定语后置的偏正结构，其中的“of”相当于“的”，比如该种形式后面配备的英文例句中的“the heart of my theory”（我的理论的心）。英语里的这类结构，实际上大体相当于汉语中的“修饰式暗喻”<sup>12</sup>，其格式是“本体 + 的 + 喻体”。显然，“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5)这种形式。“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不是4)这种形式呢？这个问题，涉及到隐喻的语义基础，留待下文予以讨论。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存在隐喻的语义基础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绝不可能是Tirrel所提出的六种隐喻形式中的1)、2)、3)、5)和6)，是不是4)还没有确定。从形式上看，Tirrel所列的4)这类隐喻格式，是一个名词项（如该种形式后面配备的英文例子中的“monster”（妖怪）），而“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一个名词项，乍一看，似乎可以据此判定“人类命运共同体”是4)这种形式的隐喻。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前文已经指出，某个表达式是否是隐喻，应该从形式和意义两个方面来判定。虽然“人类命运共同体”表面上具备了4)这种隐喻的形式，然而意义上却不具备隐喻的语义基础。

根据Steinhart的隐喻结构理论，隐喻是这样一种话语，在该话语中，来自两个具有类比关系的不同概念聚类（概念场）的概念（词语）组合在一起，一个场中的概念是由另一个场中的概念进行定义或述谓的。<sup>13</sup>也就是说，隐喻表达式中的喻体与本体，必须是分属于具有类比关系的两个不同的概念场，这是构成隐喻的一个必要条件。比如，Tirrel在4)类隐喻格式中所举的例子，喻体是“monster”，用“monster”来类比“人”。“人”和“monster”显然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场，两个概念场相距甚远，本质上属于完

12 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主编：《现代汉语》（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473-474页；成伟钧、唐仲扬、向宏业主编：《修辞通鉴》，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第366页。

13 Steinhart, Eric Charles: *The Logic of Metaphor: Analogous Parts of Possible Worlds*.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 2001, pp.32-33.（中译本：E.C. 斯坦哈特：《隐喻的逻辑——可能世界中的类比》，黄华新、徐慈华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全不同的东西，这样才能构成隐喻。又例如：

- (4) 时间就是金钱。
- (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 (6) 知识乃是开启自然奥秘的钥匙。
- (7) 腐败就是臭豆腐，闻着难闻吃着爱。

在以上这些隐喻中，“时间”与“金钱”，“书籍”与“阶梯”，“知识”与“钥匙”，“腐败”与“臭豆腐”，每一对本体和喻体都分别隶属于不同概念场，而且用喻体来类比本体。如果本体和喻体之间的这种类比关系是建立在同在一个概念场内，则构不成隐喻。如果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 Tirrel 所说的 4) 类隐喻，那么我们必须：首先要找出本体和喻体，其次要找出二者之间的类比关系，再次要看本体和喻体是否隶属于不同的概念场。如果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隐喻，那么我们能且只能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看作是喻体（否则就不是隐喻），接下来的问题是：本体是什么？前文已经分析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意义是“人类所结成的具有相同命运的集体”。据此，我们似乎也只能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体看作是“人类”这类概念。然而，这马上面临着剩下的两个问题：“人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二者之间存在类比关系吗？即使二者之间存在类比关系，然而，二者显然同属于一个概念场。这样便从根本上违反了隐喻构成的语义基础条件。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不是 Tirrel 所说的 4) 类隐喻。

因此，无论从中国传统修辞学理论的角度，还是从西方隐喻理论的角度，无论从形式特征上，还是从语义基础上，都清清楚楚地证明“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隐喻。文秋芳把“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分析为拟人隐喻，这是对原意的曲解，甚至是非常荒谬的解读，因为如果承认“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拟人隐喻，那就等于说：中国人民以及与中国结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那些国家的人民都不是人类。

总之，通过前面的分析讨论可知，“人类命运共同体”既非拟人，也非隐喻，更不是什么“拟人隐喻”。为了加深对文秋芳论文所存在的问题的认识，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分析讨论一下拟人和隐喻



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 五、拟人与隐喻是什么关系？

我们知道，隐喻是把一个事物当作本质上与之并不相同的另一个事物。传统的修辞学理论认为，隐喻是一种修辞手段，是语言运用层面的问题；当代认知科学认为，隐喻并不是什么修辞手段，而是人类的一种基本的认知能力，一种认知方式，一种思维层面的问题。拟人与隐喻，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

拟人是把非人的事物当作人来描写，赋予其人的言行、思想、情感等人的属性；拟人的构建实际上包括两种过程：i) 等同化过程，即把 A 当作 B；ii) 人格化过程，即在把 A 当作 B 之后，用适用于 B 的词语来述谓 A。需要指出的是：拟人的构建，过程 i) 是隐性的，隐含于过程 ii) 之中；在拟人的表达式中，B 并不出现。与拟人不同，隐喻的构建只有上述的过程 i)，没有过程 ii)，而且在隐喻的表达式中，B 必须出现，否则无法构成隐喻。例如：

(8) 杜甫川唱来柳林铺笑，红旗飘飘把手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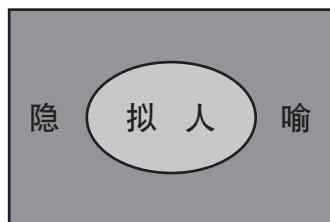
(贺敬之《回延安》)

(9) 女人是老虎。

例(8)是典型的拟人。“杜甫川唱”“柳林铺笑”“红旗飘飘把手招”，显然是把“杜甫川”“柳林铺”“红旗”人格化了，而人格化过程中自然隐含着“把 A 等同于 B”的过程，也就是把“杜甫川”“柳林铺”“红旗”等同于“人”，但是“人”在例(8)中并没有明现。例(9)是典型的隐喻，显然只有把“女人”等同于“老虎”这一过程，没有过程 ii)，而且“老虎”必须出现，否则无法构成隐喻。

拟人的构建包含两种过程，过程 i) 实际上也就是隐喻的构建过程。因此，我们可以说，拟人的构建过程包含隐喻，拟人是建立在隐喻基础之上的，只不过作为拟人基础的这种隐喻并非一般的隐喻，而是喻体必须是人的隐喻。拟人和隐喻都包含“把 A 当作 B”这一思维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拟人也是一种隐喻。但是，隐喻则不一定是拟人，比如“他就是一块木头”，这是隐喻，但不是

拟人，而是拟物。总之，拟人是隐喻的真子集，它与隐喻，浑言则同，析言则异。因此，拟人与隐喻之间的关系，可以简单地图示如下：



弄清楚了拟人与隐喻这种关系，就很容易理解 Lakoff and Johnson 这本书，虽然书名叫《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sup>14</sup>，却专设第 7 章（第 33-34 页）讨论拟人。在此章中有非常关键的一句话，论及拟人和隐喻的关系：

The point here is that personification is a general category that covers a very wide range of metaphors, each picking out different aspects of a person or ways of looking at a person.（关键在于拟人是一个笼统的范畴，涉及多种隐喻，每种隐喻都侧重于人的不同方面或者观察人的不同方式。）

这句话谈拟人“cover”多种隐喻，这并非说拟人包含隐喻。根据上下文，这里的“cover”一词是就拟人的构建而言的，不是就拟人和隐喻的外延而言的，因此，理解为“涵盖、涉及”比较合适，因为拟人的构建过程的确涵盖或涉及到隐喻。在本章中，作者所举的 14 个例句<sup>15</sup>，全都是非常典型的拟人，但也是隐喻，这也

14 Lakoff, George, and Mark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p.33-34.

15 这 14 个例句如下：

His theory explained to me the behavior of chickens raised in factories.

This fact argues against the standard theories.

Life has cheated me.

Inflation is eating up our profits.

His religion tells him that he cannot drink fine French wines.

The Michelson-Morley experiment gave birth to a new physical theory.

Cancer finally caught up with him.

证明了拟人也是隐喻，包含于隐喻之中。

此外，前文说过，Tirrel (1991) 归纳区分出隐喻的六种语法形式，其中第六种实际就是拟人，有例句为证：When the green woods laugh with the voice of joy. 这也证明了拟人也是隐喻。

总之，拟人与隐喻，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拟人一定是隐喻，而隐喻未必是拟人，拟人是隐喻的一个子集，而且是真子集；相反，一个表达式如果不是隐喻，那么它一定不是拟人。明白了这个道理，可以更为简单明了地证明，“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能是拟人，因为我们已经证明它不是隐喻。

## 六、结 语

本文通过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拟人隐喻”这一观点的分析讨论，得出的结论是：(i) 用英文“personification”一词来对译汉语的“拟人隐喻”，扞格难通。(ii)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能是拟人，因为它缺少构成拟人的核心要素“拟辞”；“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不可能是隐喻，因为无论从中国传统修辞学理论的角度，还是从西方隐喻理论的角度，它既不具备隐喻的形式特征，也不具备构成隐喻的语义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名词词组。(iii) 从拟人与隐喻的关系看，拟人一定是隐喻，而隐喻未必是拟人，拟人是隐喻的真子集；一个表达式如果不是隐喻，那么它一定不是拟人。这也可以证明“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能是拟人，因为它不是隐喻。

---

Inflation has attacked the foundation of our economy.

Inflation has pinned us to the wall.

Our biggest enemy right now is inflation.

The dollar has been destroyed by inflation.

Inflation has robbed me of my savings.

## 参考文献

1. 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主编：《现代汉语》（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
2. 陈汝东：《当代汉语修辞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3.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6年。
4. 成伟钧、唐仲扬、向宏业主编：《修辞通鉴》，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
5. 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增订六版，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
6. 刘润清：《语言哲学论文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9年。
7. 沈家煊：《想起了高本汉》，《中国外语》，2009年第1期。
8. 王希杰：《汉语修辞学》（第三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
9. 文秋芳：《拟人隐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人际和语篇功能——评析习近平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的演讲》，《外语学刊》，2017年第3期。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
11. Brooke-Rose, Christine: *A Grammar of Metaphor*, London: Seeker & Warburg, 1985.
12. Lakoff, George, and Mark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13. Steinhart, Eric Charles: *The Logic of Metaphor: Analogous Parts of Possible Worlds*.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 2001. (中译本：E. C. 斯坦哈特：《隐喻的逻辑——可能世界中的类比》，黄华新、徐慈华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
14. Tirrel, Lynne: 1991. Reductive and nonreductive simile theories of metaphor. *Journal of Philosophy* 88(7), 1991.